

74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14 1932

Fohl 9296, 2611

+

2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二

詐偽

誦飲

小人

惡

健怨

父母健

兄弟健

交遊健

詐偽

詐偽

國莫大之好也財事則效虛驕作偽心必自

出其行也許詐謀行偽而堅結無欺

言高無行除偽人之信言防偽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二

詐偽一

諂佞二

小人三

惡四

讎怨五

父母讎六

兄弟讎七

交遊讎八

爭九

詐偽 一 矯飾附

自莫大之奸無赦之罪事則憑虛罪宜閱實作偽心勞日

拙其行也詐詐謀行偽而堅言偽而辨無載

爾偽無行險偽人之偽言防偽周禮以五禮防萬人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之詐偽之心 行詐 由之詐 著誠去偽 鄙詐之心

入之矣 君子審禮 以不可誣 詭譎 情偽 詭辭

辟名 周禮 凡失財用物 辟名 皆誅之 辟 矯飾詐

善 矯名 鈞誠為小節 未得為善 無近名 詐也

非其矯節 知言 情偽 美諂而不正 華而不實

孔專以儉偽罔上 其進對皆他人 莫敢言而延

時陸贄為宰相 極論其譎妄 不可任 會監鐵使

張滂京兆尹 李充司農卿 李錡皆宿延齡 專內

以儉偽罔上帝 怒罷贄宰相 左除滂等官 內

不情 張亮外敦厚 莫能探其膺肺 封倫善矯飾

莫能探其膺肺 隱刺之亂數進 披香殿 侍宴披

忠策太宗以為誠 橫賜累萬 披香殿 侍宴披

香殿酒酣進曰 此煬帝作邪 何雕麗底 此帝曰

卿好諫似直然詐也 豈不知此殿我所營 乃詭

云煬引咎自撻 咎初在陝邑里 犯法不能禁 乃引

帝邪 流血世長 不勝痛楚 詭激 寶懷貞 攝提入太微

紀處訥神龍元年 大旱 中宗召問 所以救人者

武三思知之 陰諷太史迦葉 志忠奏 是夜攝提

入太微 近帝座 此天子與大臣 接有納忠之符

帝信之下 詔褒美 賜處訥衣 一副 綵六十段

託疾 遠前都督 不稱職 公為我行 無以道遠 辭

也祖尚頓首奉詔 欺神誣君 宗楚客嘗諷右補

既而託疾 自解 延禧諫議大夫 多詐 宗室巨

以媚帝 帝大喜 權延禧諫議大夫 多詐 宗室巨

識者以楚客欺神 誣君 且有大咎 多詐 宗室巨

陷東都 授河南 節度使 詔兼御史大夫 巨奏方

契難時 賊多詐 有如陛下 召臣何以取信 乃析

之 詐為可喜事 悉發江都 兵赴難 詐為可喜

可欺



表為薊尉署幕府臯度祿山且叛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暮暮妻臯妹也密約以疾召之暮來臯佯啗直視暮而瞑暮積薪為盡哀自吟歛之臯逸去人無知者云

**自焚** 郎餘令徙幽州錄事參軍有為浮屠者積薪自焚長史裴斐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

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違茂教義反其奸欲下痢公當察之母輕往與試廉按果得其奸

**陽瘖** 王維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為賊得以藥下痢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

洛陽詭言馬殆不進 喬琳從幸奉天進幸梁州次

舊老禮之給乘輿馬辭病甚力帝鐵胎銀幕容賜所執策曰勉為良圖與卿別矣

彥超為人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

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

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實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

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

用哉皆不諛詐陸贄奏議玄宗甘諛詐左右使為之用

**令詐難憑謹勿浪信常兢兢** 韓愈永矯詐險賊

盧杞作相矯詐外淮簡默內詭詐瑞鹽鎮險賊排斥忠良

天寶末轉戶部侍郎韓滉上言河中鹽生瑞鹽上以秋霖稍多水潦為患不宜生瑞命鎮馳駟

檢行之鎮奏與滉同請置神祠錫其嘉號寶應靈慶池時霖潦彌月鹽池為潦水所入其味多

苦鎮此之飾詐給百情吐蕃詐給百詐識者醜之

**諛佞** 諛佞人 便辟 善柔 便佞 佞而辯

諛諛 佞侍 佞臣 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以

勵其餘上問誰取媚苟容而難任人難拒

曰安昌侯張禹取媚苟容而難任人難拒

也素議所斥等以取貴位為素議所斥張廷

瑤上書願登端士衣笥有五色雲勸宣布源與

安石同系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

巨源倡其偽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

大盛贊天子威德李絳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

救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

今日何如漢文帝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

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

其憂甘言阿佞既無學暗于大體第以甘言阿

如此人之甚利陸贄趨和求媚邪諂得君則正

已而人之甚利陸贄趨和求媚邪諂得君則正

士危又陸贄贊曰夫君子小人不可不兩進側媚張

方李吉甫卒上議曰吉甫雖多才多藝而側媚

取容疊致台衮又言吉甫名不配行請俟蔡平

然後倭柔楊虞卿倭柔善諧以幸進韋貫之皇

議之倭柔麗權幸倚為姦利以幸進甫鍾張宿

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為請銀緋貫之誦

事嚴挺之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為

以九齡方得君諂陸贄上書遠憚嗜諛人務辨

事之內實不善也陸贄上書遠憚嗜諛人務辨

人而惡直嗜諛則君矣姦倭營壘問宰相李吉甫

子小固不可辨矣姦倭營壘問宰相李吉甫

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梁漢久乃復誰實召亂

為我言之對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儉引崔祐

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歿宰相非其人姦

倭營壘謂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語先入主聽

感焉而陳京趙贇為帝稅屋架貸賈縉內怨外

忿身及大亂咎與信霄人剝下佐上賴天之靈

敗不抵狎猥佞忘君臣禮法有所感即賦詩

亡也狎猥佞忘君臣禮法有所感即賦詩

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奉溺器宋

猥佞忘君臣禮法唯以文華取幸奉溺器宋

猥佞忘君臣禮法唯以文華取幸奉溺器宋

猥佞忘君臣禮法唯以文華取幸奉溺器宋

猥佞忘君臣禮法唯以文華取幸奉溺器宋

猥佞忘君臣禮法唯以文華取幸奉溺器宋

問于時張易之等承昭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  
 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  
 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景龍中諂事太  
 平及安樂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  
 身俎盤為犧閻朝隱后身俎盤為犧請代后疾還  
 奏會后亦愈大見褒韋渠牟特用儉巧中帝意非  
 賜其資佞調如此絀左右之纖佞  
 纖用儉巧中帝意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  
 佞巧媚目固皇甫鎛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  
 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瓘為奧援故帝  
 排眾論決任之反以度為朋黨不內其言鎛乃  
 益以巧迂媚武士護嘗自言夢帝騎而上天帝  
 媚自固迂媚笑曰爾故王威黨也以能罷繫劉  
 弘基等其意可錄且嘗禮我耶專徇帝嗜欲  
 肅汝以官今胡迂妄媚我耶李林甫始九  
 忠便佞專徇帝嗜以便佞得大任  
 欲不顧天下成敗以便佞得大任

守正持重而林甫特善養君欲  
 以便佞故得大任林甫善養君欲  
 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  
 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款  
 厚故天子動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安能不  
 靜必具得之感  
 元稹戒勵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  
 風俗德音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  
 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奸邪善害人  
 翼長其光價王義方彈李義府疏奸邪善害人  
 文粹皮日休鹿門書野妨害稼不能害人奸邪  
 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雖有祝鮀  
 之佞宋朝之美其蔽欺天子林甫居相位凡十  
 害人也可勝道哉  
 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神降丹鳳門以為老子  
 保養資無敢正言者神降丹鳳門以為老子  
 告錫靈符陳希烈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  
 侍演南華真經至七篇陛下顧曰比言養生朕  
 既悟其術而德充符詎無非常應哉臣稽首對



陛下德充於內符應於外必有絕瑞表之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宜示史官著顯祥檄照無窮其類如彼

**陳子昂八科**

以正攻佞希進取房孺復

家言已五十當得宰為入巧佞巧佞阿諛無恥相以熏權近希進取

惟利是趨**邇佞諛者非治安之宜**柳澤請視便也本傳

**液**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間請視便液即

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令諂附貴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宦若子姓奉父兄**吉温裴均初均與崔太素俱事

晨省文場入臥內自謂待毛至願令公速愈成厚徐觀後榻有煩伸者乃均也

苛與姚崇有親姻崇寢疾敬苛造宅省焉對崇涕淚懷中置生雀數頭持出放之祝云願令公

速愈崇忿其諛媚自以笏叩額呼明主澤外雖茲不復接遇唐新語

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

**鳴靴鼻**張說諂事王毛仲其拜相王有力焉說往謝之抱之而舞鳴其靴鼻出朝野僉

載**唐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宇文士及

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指野鳥為鸞**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舊史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孺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

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順是非以事之**元稹表其小人擇利而喜曰君之所惡者拂心逆耳

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可也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內言**性諂詐善諧結權貴**寶懷貞性

事者寢而不聞**性諂詐善諧結權貴**寶懷貞性結權貴宦者用事無不畏**君非其家奴何郎之**

奉或見無鬢者誤為之禮**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宋璟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

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

廿四

五郎為卿瑋曰以官正當遠能結交游識時知

變傾心面北事三五人牛羊日曆常曰人生一世成童之後精方壯遠

能結交游識時知變傾心面北事三五人可不下床使名譽若轉丸走坂又何必如老書生輩

矻矻於筆硯間暗記六經思溺詩賦髮白齒落

乎曾不沾寸祿而羈窮不暇如此豈在讀書業文

倂存真妾婦諫死是男兒元積邪倂每思當面

唾杜牧商山欲學為倂韓愈上崔虞部書欲學為倂

使其躬儻焉劉子元贊聖主賢臣叛

如不終日安樂公主趙履温諂事主

未褫朝服以項挽車嘗褫朝服以項挽車韋庶

人死蹈舞承天門呼萬歲臨淄王斬之

小人從適 難事易悅 使人少備 比而

不周 同而不和 不恥不仁 不畏不義 不見

利不勸不威不懲 難養唯女子與小喻利人

利喻於釁勇嗇禍之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以小惡為無傷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孔魏徵上疏曰輕褻小人禮重君子斤小人比來

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

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而疏莫見

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又陳事曰君子小

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疏

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為

遠之有李乾佑雖疆狄仁傑疏曰軍興

官吏侵漢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

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

常辨邪李德裕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答惡暴

天下鄭注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

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頽也今治亂

繫信任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以

霸也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二張勢傾朝廷元

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廷元忠嘗奏曰臣

忠為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不能徇忠使小

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

在君側臣之罪陸贄上書小人則下固不可接

也易之等恨怒陸贄上書小人則下固不可接

矣塞陰邪之路屏藝狎之臣策劉蕡姦回人也

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珏曰卿亦知有鄭

注乎宜與之言珏曰臣知之姦回人也帝愕然

險薄小人都督黃門侍郎張廷珪又奏還制書

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五鬼唐

何往日罰之而今今日賞之玄宗乃止

李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

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為副使

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揣所說意度

答惡暴

治亂

魏

元

臣

人

子

接

也

不

可

接

矣

李

也

玉

然

鄭

有

然

辨邪

天下

隆也

繫信

霸也

任任

忠為

承先

在君

也易

矣

塞陰

邪之

路屏

藝狎

之臣

策劉

蕡姦

回人

也

李德裕

臣在先

朝嘗獻

大明賦

答惡暴

治亂

魏

元

臣

人

子

接

也

不

可

接

矣

李

也

玉

臣在

先朝

嘗獻

大明

賦

答惡

暴

治亂

魏

元

臣

人

子

接

也

不

可

接

矣

李

臣欲

授諫

官德

裕曰

治亂

魏

元

臣

人

子

接

也

不

可

接

矣

李

也

玉

臣遠

小人

漢所

以與

治亂

魏

元

臣

人

子

接

也

不

可

接

矣

李

也

玉

臣欲

授諫

官德

裕曰

治亂

魏

元

臣

人

子

接

也

不

可

接

矣

李

也

玉

春秋書為盜無以異本贊鄭注斬斬小人本贊輸金

古風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

其名曰盜儒牛僧孺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

夫口道先生語行如市人

蔽明害理有昧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蝨梁禾

所惡聞說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

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揣所說意度

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為副使

李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

險薄小人都督黃門侍郎張廷珪又奏還制書

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五鬼唐

何往日罰之而今今日賞之玄宗乃止

李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

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為副使

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揣所說意度

所惡聞說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

蔽明害理有昧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蝨梁禾

其名曰盜儒牛僧孺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

夫口道先生語行如市人

之有蠅營狗苟韓文夫口道先生語行如市人

其名曰盜儒牛僧孺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



儻功體仲居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

### 惡四

**白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

**撲滅乎** 聚慝慝惡也 惡不可長 長惡不悛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必絕其根本 同惡相濟

復惡已甚高伯其為戮乎 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見上注

惡積不可掩 起穢 自臬 腥聞 人之無

良多僻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瘳惡彰善瘳惡瘳去也 樂禍 惡

惡如巷伯 佗腸內惡 **明黨**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

比而不周 邪朋朋黨使正不正 三室如一 傳同惡相

求同求 朋家仇作 黨附後漢皇甫規自陳黨附 黨與 景毅

恥不在錄牒後漢景毅遣子事膺而未在錄牒不預

難毅曰本令子事膺是尊李公之道今遇難豈苟免乎遂自劾 枝葉相持漢書

魏其侯灌夫相為引重近相稱舉 三互法靈帝時以州郡相黨

制婚姻及二州人士不得相對監臨後有三互法 上下雷同 有黨必

有讎言妄人無黨 孔疾惡韋雲起太學博士王頗每

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訖 又劉暉天 又鄭覃疾

如言果為竇軌敷奏殺之 又資疾惡 疾惡如讎李邕貶溫

不容世以為 又田仁會資 疾惡如讎李邕貶溫

復為邕請戍邊自誅四凶李義府三子及婿尤

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險賊寢露盧杞

既得志險賊寢露  
**朋黨盜權**  
蕭瑀素貴但中狹

賢者媚能者忌  
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

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懼臧否  
李安期

曰比見公卿有所薦唯皆効為朋黨滯抑者未

謗附下罔上  
韋雲起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

為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因條陳奸狀煬帝屬

大理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

等皆雅惡朋比  
唐憲宗雅惡朋比傾陷

坐免雅惡朋比  
嘗覽辯謗略善之

黨宗室漢坐宗閔黨  
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

傑為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其屬王得壽以情

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

免死仁傑嘆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窮治忠

平即以首觸柱血流沫而得壽懼而謝

**義等黨**  
陸象先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象先者挾黨

背公  
房瑄帝以瑄虛言浮誕內怏怏挾黨背公

附會嬖近  
黎幹附會嬖近市人羣噪投礮幹除

流既行市人數百  
上阿容則下朋黨

羣噪投礮從之  
僕射崔寧署兵部侍郎劉迺為上下考宏不從

削之乃聞謝曰敢掠  
李絳論朋黨

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

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

小人常以利勤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

疑則退安其位不為它計故常為姦人所乘夫

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陛下奉

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為黨耶

道德同爾漢時名節骨鯁之士同心愛國而宦

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

常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報違其

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

見六占九三

不戒哉絳居中介時為左多引私黨顏真卿知

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給帝曰羣臣奏事

相宰相詳可否疏惡朋黨李晟尤惡下投殛姦黨

以聞真卿上疏惡朋黨李晟尤惡下投殛姦黨

韋臯知叔文多釁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論李

逢吉黨薛廷老論李逢吉黨張權輿程孔緯疾

若讐中外聞帝惡大臣朋比屏居華陰李茂貞

風未繩輒肅大臣朋比入殺韋昭度帝惡

大臣朋比與藩臣忌其親近鄭覃文宗召為侍

交更召緯入朝忌其親近講李宗閔牛僧孺

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為疾惡多所

助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疾惡多所

不容覃疾惡多所不容諂附有名士而士之欲

速進者率諂附之若韋執誼陸贄呂溫李景儉

韓景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為死友而凌準

程昇又因其黨進出柳宗元書今其黨與幸獲

入詭秘外莫得其端柳宗元書寬貸各得善地

無公事坐食奉務交結殷侑晚節內與台輔稍

祿德至渥也務交結而素望少衰

小人之徒同惡裴度帝嘗語曰臣事君當勵善

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

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心

辨本種支黨李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引

傳內結宦官種支黨醜沮日陰結近倖李逢吉

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陰結近倖李逢吉

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即位徙山南有

東道緣講侍恩陰結近倖召入為兵部尚書

所求請先賂關子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

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

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

得所樹黨相磨軋四十年李宗閔長慶初錢徽

欲所樹黨相磨軋四十年典貢舉宗閔託所親

何

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  
 白徽納于丐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  
 由是嫌怨顯結樹黨相磨軋四十年大和中以  
 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  
 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即引僧孺同稟德裕為相  
 政相唱和去異已者德裕所善皆逐之  
 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  
 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人雖後來者趨  
 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  
 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為黨魁德  
 裕因請皆出為**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時訓  
 刺史帝然之  
 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  
 之人人駭慄連月零梅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  
 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朋比儉**  
 外嘗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  
**佞**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  
 託宦人諷帝帝因紫宸對果曰朕念宗閔久  
 斥應授一官覃曰陛下徒令少近則可若再用  
 臣請前免陳夷行曰宗閔之罪不即死為幸寶

曆時李續張又新等號八關十六子朋比儉佞  
 朝廷幾危李珣曰此李逢吉之罪今續喪閔不  
 可不任以官夷行曰不然舜逐四凶  
**熾中外**宗閔初為裴度引拔後薦德裕可為相  
 視之而宗閔崇私黨**以朋黨獲譏**楊嗣復紫宸  
 薰熾中外卒以是敗  
 帝言陸洵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官珣  
 趣和曰士多趨競能獎洵貪夫廉矣比竇洵直  
 以論事見賞天下釋然況官洵耶帝曰朕賞洵  
 直褒其心爾鄭覃不平曰彼包藏固未易知嗣  
 復曰洵直無邪臣知之覃曰陛下當察朋黨嗣  
 復曰覃疑臣黨臣應免即再拜祈罷珣見言切  
 繆曰朋黨固少彈覃曰附離復生帝曰向所謂  
 黨與不已盡乎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嗣復  
 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未知覃果謂誰為  
 姦邪因當香案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  
 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  
**八關十六子**  
 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慰安之





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  
罪之則無免者矣五代史孔子其徒三千不

可謂之朋黨於延英殿侍講陛下謂臣等云孔子其徒三千不可謂之朋黨後漢

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  
亂風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中

來每事明察遏絕將來之漸則朝  
廷安靜邪黨自消賁皇一品集渠檢宿狡酷吏

序痛詆當路李德裕初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

吉甫訴于帝且泣有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故

司皆得罪遂與為怨黨人牢不可破李德裕裴

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而出德  
裕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

人牢不可破矣  
讎怨不報必報附

自始因胥怨終乃代為仇讎虐我則讎讎

不遠矣鄭息違言違恨之言也周鄭交惡兩相疾蓄

憾毫髮為瑕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復讎因疾猶斬義

士之心趙喜結客報讐遇讎家病加怒及屍豈

為仁者之勇 杯酒失意失意杯酒間忘我大

德思我相為敵讎 結怨于人 怨不在大亦

在和難難仇讐也書於士周禮報怨仇讎者書

將報則無罪也怨耦曰仇 仇家 怨汝汝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圖於其易曰我仇有疾不我

吉調人職曰凡鬪怒者成之不可則書之先動

者誅之謂不可仇予書曰萬雖有忮心不怨飄

瓦瓦落中人人不內隙憾而能胗胗重怨府怨也

也聚怨禮著復讎傳明若枕干之志無已則推刃

勝必報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傳唯思舊怨常

思舊怨以敗殄殲乃讎書復修舊怨吳子伐陳復修

不修德而逃讎不如死楚昭王曰弃盟逃讎不

乎以怨報怨以怨報怨則釋憾請君釋甘心仲

讐也請受而甘心襲讎讐婦人不忘襲以亢其讎

當亢雪恥肆其忿恚恚恚眦之讎必報獲

魏齊之首范睢被魏齊睨脅折齒按盜楚相之

城張儀飲於楚相門意儀盜璧笞數百後百金

嚴仲子仇於韓相俠累乃私憾敗國宋將戰鄭

以百金於聶政刺殺之華元殺羊

食士其御車者羊斟不與食及戰斟曰疇昔之

謂斟非人以私憾敗白刃相讎失意杯酒間無

國殄人刑莫大焉白刃相讎白刃起相讎無

能涉河卻克怒婦人之笑誓曰所嫠婦昔有婦

殺其夫已為嫠婦紡纘以度莒城而去之以獻

冤禽精衛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報東門之役

比宮黜之養勇惡聲至必反之交讎反殺地

子靜

燕相曰富貴不快意非李廣霸陵尉呵止廣廣

賢者有怨以法滅之也後為比平太守請

與俱至釋憾怨若怨焉伯樂氏伯樂氏曰吾

則斬之蓋勳與蘇正和有怨刺史

為主圖怨若不受謝梁鵠欲殺正和勳救免正

怨焉云云和誦謝勳不見曰吾為梁

使君不為正和復自殺之報纖介之忿

則讎不報犯而不校校報也

也怨是用希伯夷叔齊不念小白用管

重耳見披豈念斬睚眦必報身則仇讎不念

所毫髮之隙則宜推骨肉之仇不可莫思小怨

而不可忘大取念虐我之讎謂甚思寬身之戒

而不伐讎不可及公私憾豈將叶南方之強宜

相傷宜私憾豈將叶南方之強宜

東門之怨益仇害公史駢曰前志有之曰敵怨不在

私怨非勇也損怨益仇非損怨子產曰忠信以

以防以私害公非良也慝怨而友其人私忌

以德報怨以直崇讎是墮黨寬身之仁也不尋

讐報怨而忘大恥思小兩不相傷私憾豈宜敗國

見上私讎不及公言也勿讎者不同國勿令讐

雖父兄不使報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

強也君子居之犯而不校也飲酣怨言劉文

以材能過裴寂遠甚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靜自

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駁遂有隙嘗與弟散騎常且

侍文起飲酣有怨言人與為怨介人人與為怨

拔刀擊柱曰當斬寂人與為怨

子靜

封倫始倫之婦蕭瑀數薦之及是瑀為左僕射

隙自訴于帝武儒衡知諫議大夫皇甫鏞以宰

其狀鏞自訴于帝曰乃緣私怨楊憑與御史中丞

欲報怨邪鏞不敢對乃緣私怨論者亦不與按使怨歸

宗時假借方鎮習為僭擬事夷簡首按使怨歸

上楊炎惡嚴郢異已陰諷御史張著劾郢匿發

為御史大夫共謀修怨楊炎及再輔政稍修怨

炎罪逐炎崖州李德裕誅裴度使與元稹相

遷皆其牛李之憾李德裕為浙西觀察李吉甫

謀也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為憾李吉甫

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當路條失政

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

吉甫訴于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

又為帝謀計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

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織成其罪李

進至是間帝暗庸乃出李德裕不得織成其罪李

部人訟吳湘受賊狼藉身娶民顏悅女紳使觀

察判官魏鉤鞫湘罪明白論報殺之議者謂吳

氏世為宰相有嫌疑媚恨吳通元與陸贄吉中

紳內顧望織成其罪媚恨吳通元與陸贄吉中

高有謀特為帝器遇且更險難有功通元等特

以東宮恩舊進昭而不禮見贄驟擢頗媚恨

挾素怨牛僧孺吐蕃請和約弛兵大酋悉坦謀

之虛可以得志僧孺持不可遂詔返降果於復

者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之

怨竇羣很自用果於復怨始召將大二怨相濟

李德裕大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

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

裕為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政事二怨相

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

人牢不疾其怨望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謁宰

可破矣疾其怨望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謁宰

子靜

子靜

子靜

子靜

子靜

子靜

子靜

子靜

相疾其然望以怨報德白敏中李德裕薦知制

取嵩州刺史敏中抵之甚力議者訾惡德裕著書亦言

言惟以怨報德為不可測蓋斤敏中云鬱快

散職有怨言劉幽求罷姚崇素忌之奏幽求

情復怨張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宿嫌李

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

之欲掘冢焚骨必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以

不眦睚必讎楊炎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伎

廣大怨望吳通玄拜諫議大夫自以久次銜宿

私劉晏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

怒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

載報仇變更裴均傳均之進李吉甫時約束吉甫復

用銜之會均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

以均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均太子賓客

罷武等挾私怨李德裕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

史官鶯卽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

一萬為鶯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官姚合魏

暮等共劾奏德裕以私怨殺誼士乎李靖高祖

挾私怨沮傷僧孺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飯客不召嚴

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已定京師

相疾其然望

取嵩州刺史

言惟以怨報德

情復怨

初帝在東宮

不眦睚必讎

廣大怨望

私劉晏始

怒相下晏

載報仇更

用銜之會

以均引疾

罷武等

史官

一萬為鶯

暮等共劾

挾私怨

暴亂欲就

將斬之

飯客不召

相疾其然望

取嵩州刺史

言惟以怨報德

情復怨

初帝在東宮

不眦睚必讎

廣大怨望

私劉晏始

怒相下晏

載報仇更

用銜之會

以均引疾

罷武等

史官

一萬為鶯

暮等共劾

挾私怨

暴亂欲就

將斬之

飯客不召

論如法人必謂妄釋憾於兄無仇不共天實建

乃為帝累乎遂得減流越雋陸宣公奏議置射鉤之賊以任其

釋斬祛之怨陸宣公奏議置射鉤之賊以任其

所以宏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

霸業也仇讎不得不用

與公者有如此劉仁軌為御史表異式所劾

式自解仁軌曰所不夢裏羸輸

與公者有如此王起大和中未

從事多怨朝廷之執政有詩云勸君不頻蒙怨

用誇頭角夢裏羸輸

句刺棄遺韓愈贈崔評事頻蒙怨

鎰剛直欲去之張鎰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

人以代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擇

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必

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望

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侍

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窮

因再拜置怨結權

受詔李吉甫李泌竇參器其才厚

長史贊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州

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結權人益重其量量

父母讎

貞觀初房元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能無

少望乘罇切詆辭言踈躁李紳以文

太宗怒廢於家蕭瑀傳怨仇所報

用而屢為怨仇所報藝節操見

却卒能自伸其才

白子夏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苦枕

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不可與遇諸市朝不反兵

而鬪常不禮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棠君

尚謂其弟伍員曰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

楚殺其父兄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

將誰讎之謂君殺其父不可報也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

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不殺乃汝伐讎

死而無悔伍子胥伐楚以報父讎周禮調人掌

萬人之難而和諧之難仇讎也父母之讎避諸海外

君之讎視父各親其親以怨報怨子無忘孝有人

所辱親結怨孝不忘親仁輕侮法後漢侮辱人父其子

懲之肅宗貫其死自後因以為比遂定議以輕不可開也

不葬報讎蘇不韋父謙為督郵按美

司隸刑謙至死不韋乃穿地達暲在厠遂殺其

斷頭祭父墳標之於市暲不敢言退位掩塞捕

不韋不得歐血而卒不韋遇赦遂得改葬行喪

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曰子走馬引琴操曰走

胥因吳不韋單特優於員也走馬引馬引擣里

牧恭作也為父報讎亡藏山林之下夜有馬圍

其室明旦視之天馬迹也暢然悟曰吾以義殺

人何以藏遂嘗膽夫差嘗膽毀父讎漢申咸毀

宣子祝賂客揚明遮斫咸於宮門外中丞議不

以凡鬪論當弃市朝廷真以為遇人不以義而

見疾者宜與疾讎疾不殺後漢趙喜字伯陽兄

人同罪竟減死讎疾不殺為人殺無子喜結客

往復讎家盡疾病喜以因疾殺人非仁孔請償

不殺後仇家自縛詣喜喜不見竟殺之

母怨李載義初載義母葬范陽為楊志誠掘發

母怨後志誠被逐道太原載義奏請剔其心償

然盡戕其妻息士卒其天資驕暴云手殺讎人



張秀傳高宗時絳州人趙思舉父為人殺師舉  
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為人傭夜讀書久  
之手殺讎人誦下邳人徐君父為縣吏趙師韞  
官自陳帝原之

**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時諫臣陳子昂

間柳宗元駁其議曰若君之父不陷於公罪師  
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

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君  
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

讐人之胃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  
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又何誅焉其

或君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  
死之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

而伐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父母之仇不**

**同天**雖及匹夫而猶寢苦枕干以期必報是以  
不義之屍取貴春秋垂名萬

古元稹授田布節度使制 **審言有孝子**杜審

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誣其  
罪繫獄將殺之李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

知若訥 **誣冒戰級私庸兵**張琇父審素為嵩州

其冒戰級私庸兵詔御史楊注即按纂仁復告  
審素與摠管董堂禮反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

兵七百圍注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  
堂禮注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秀與兄璠尚

幼徒嶺南久之逃還注更名萬頃璠時年十三  
秀少二歲夜狙萬頃于魏王池璠斫其馬萬頃

驚不及聞為秀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  
奔江南將殺誣父罪者然後詣有司汜水吏捕

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  
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然謂九齡曰孝子

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 **蓋以寬**  
凡為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

**抑沉痛而號無告也**柳宗元駁復讎議禮之所  
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子大戮而曰彼推  
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

刃之道同上父受誅子復讎此是推刃之道復

合于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願歸死有司

死義也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願歸死有司

太宗時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為鄉人李君

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朝世更易

而君操寡孤離家無所憚詣州自言操密挾刃

而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

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為貸死

兄弟讎七

自為仇且因斷手報怨誠謂甘心子夏問曰居昆弟之

仇如之何子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

之不鬪居從父昆弟之仇不為魁魁首主人能則

執兵而陪其後禮曰兄弟之讎不反兵殺具

周禮調人凡和難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外從

父昆弟之仇不同國此謂諧和孔捨則崇讎報

為傷義白居易集戊兄為辛所殺戊遇辛不戊

居兄之讎當執兵而不返辛殺人以義將刺刃

而攸難同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

柳中元柳州上本府狀救兄傷以竹刺莫果右

臂經十二日身死人莫誠竊以莫誠赴急而動

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它物救兄有急難之

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伏乞

俯賜興哀特從屈法

交游讎八 交游之讎不同國禮 史豫讓為智伯報讎乃

殺厲匹夫之志報國士士爲知己者死 周禮

凡和難師長之讎視兄弟避之千里主友之讎視

從父昆弟不同國也爲交友報父讎何顯友人虞高

義爲復讎後漢人楊炎爲元載報仇始楊

炎爲吏部侍郎晏爲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

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將爲載報仇

爭九不爭附

自情因利動忿則憑貪慄以肆心恃疆暴讓爲

義所患先爭端人知狠無求勝狠爭錐刀之末

將盡爭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晏子分爭辨訟

在醜夷不爭醜衆也爭鬪之獄繁 止爭律

所以定分事末者事之末爭心叔向日先王之

刑辟懼有爭心爭奪相殺謂之人患禮見利而讓義也

噴有煩言言悖而出惡言忿言惡聲之至必

反之陵犯司競禁出入勝而無恥不爭不爭

無致讓法善勝不爭而柔勝剛弱勝夫唯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讓爲禮出禍門疆在守

柔勝由自勝者疆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禮

無求勝道貴伏不競伏湛世傳授經清淨理遣

衛玠字叔寶常云人非意相干孔忿爭御前

可以理遣故不見喜愠之容求之

坐與陳叔達忿爭**犯顏爭枉直**徐有功武后僭

御前不恭免歲餘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讞**

言者無虛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讞**

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讞**

韋博為京兆尹與御史**大臣爭口語**鄭畋同平

中丞聶競不平皆得罪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

六年黃巢勢寢盛據安南盧攜方倚高駉使立

功即抗論至相詬嫚攜怒拂衣去裾蟻於硯因

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

**古初**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厥流以訛越

符**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其內於是乃知噬

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際焉而鬪力

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

殺披披籍籍草野塗血然後**開口爭事**關播盧

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同上**開口爭事**韓全義為

曰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紛爭帳中**淮西行營

欲開口爭事邪餘見言門**紛爭帳中**淮西行營

招討使每議攻戰宦豎十數紛爭**民有鬪爭不**

帳中人好自異互詆訾不能決**民有鬪爭不**

**決**李戡隱陽羨里陽羨民有**數辨爭**李元紘與

爭帝前帝不**辨爭殿上**李吉甫帝進李絳遂與

釋皆罷之**辨爭殿上**李吉甫帝進李絳遂與

直**嚴語侵之無所容假**唐史吉頊時武懿宗討

殿中懿宗西短俯僂頊嚴語侵之無所容假**區**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二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三

詬罵 一

讒謗 二

黜辱 三

羞恥 四

悔恨 五

威虐 六

恐懼 七

愚 八

妖訛 九

呪咀 十

淫亂 十一

別嫌疑 十二

詬罵

訐辭附

白詩曰覆背善言 書曰小人怨汝詈汝 惡

聲至必反之 北宮黜 福心 其 善言惡聲 語侵

灌夫以語 **言悖** 薄言諛語 漢衛孫蒯飲馬于

其瓶重丘人詬之 **冉堅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

罵 **慢罵** 疾惡聲隨之 莊子言悖而出亦悖而入

**怒不至罵** 禮言老子 **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 訟不

必見塞而懼中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

始 明則 **契之不明** 訟所歸逋 不克訟歸而 **掇患**

自下訟上 **禡服** 易曰錫之鞶帶終朝三禡之注

者 **分爭辯訟非禮勿決薄言往訴** 甘棠 召

聽訟 **盈庭** 發言盈庭 **虞芮質厥成** **速獄** 盈庭 **周禮以**

**兩劑禁人訟** **不滿萬錢不移書** 薛宣貢君為

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 **受辭** 朱安世曰南山之

**曉譬曲直** 陳寔仲弓為太丘長人有爭 **諦思** 杜

為河東守寬惠人相訟為陳大義令 **坐獄王庭**

對事 **合要舉契** 晉使王叔與伯與合要 **執競**

也傳 **爭端** **曲直** **就直助彊** 子產 **辨而不德必加**

於戮 辨 **膚受之愬不行焉** **煩言對簿** **嫚罵**

**邇臣** 裴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 **人都不憾**

劉子翼嘗面折僚友短退無餘 **訾** **訾大臣毀朝**

政 韋雲起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訾 **於坐嫚罵**

張嘉貞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街張說不

已於坐嫚罵說源乾曜王峻共平解乃得去

一坐失色

武儒衡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

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于此一坐皆失色

坐上嫚罵

張茂昭為節度使弟昇璘薄王武俊為人坐上

嫚罵武俊怒茂昭遣人謝乃止

責罵衣冠

嚴挺之名

浚以字行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廷加右足中責罵衣冠挺之讓其不敬反為所劾

馬鬣上嫚罵

白孝德事李光弼為裨將史思明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

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孝德願以五十騎見可而進追斬其

似婦女

高仙芝代靈詔為四鎮節度使副都護程千里衙將畢思琛行宮王

還康懷順陳奉忠等皆嘗諧仙芝於靈詔者既視馬呼千里嫚罵曰公面雖男兒而心似婦女

何邪謂琛曰爾奪吾城東干石種田憶之乎對曰公見賜者仙芝曰爾時吾畏汝威豈憐汝而

賜邪又召滔欲粹辱良久皆釋曰吾不恨矣由是舉軍安之

侮斥其祖

李元諒李

懷光反與馬燧渾瑊討之其將徐廷光素易元諒數嫚罵為優胡戲侮斥其祖又使約降曰我

降漢將耳及馬燧至烽於燧元諒見韓游瓌曰彼詬吾祖今日斬之子助我乎許諾既而遇諸

道即數其罪叱左

劉感射門罵賊不空口

盧奕安祿

山陷東都被執臨刑罵賊不空口逆黨為變色

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

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之而不至為

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韓愈為河南令上人書時遭訕

罵

柳宗元與楊誨之書時遭訕罵不為之面則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鉏其氣雖甚

自折挫然已得

罵先生者不忌柳宗元答問

號為狂踈人矣

盲宰相

關播李希烈縛李元平因嫚罵曰

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邪

瞋目為鄙語

此庸人圖為帝吾當折箠驅之李密傳

辱密字文化及瞋目為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

此庸人圖為帝吾當折箠驅之李密傳

此庸人圖為帝吾當折箠驅之李密傳

大罵之五代楊行密傳安仁義焚東塘以襲常

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

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

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而伏兵果發

詰然任威嚴或至詈詰議者其峻廷中責詈

衣冠嚴挺之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廷中相

詈詈劉崇魯見田令孜沒階趨廢制度自

崇始其相詈詈俚淺稽校譬市人然

白小人在側信君子信惑蠱君臣交亂讒慝之口采

苓刺讒也晉獻公讒慝弘多魯不浸潤之譖膚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盜言孔甘

巧言如簧職為亂階貝錦之刺刺幽彼譖

人者亦以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敗言為讒

世亂讒勝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止青蠅之刺詩曰營營

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費無極楚之讒人也

自危子常囊眾口鑠金毀積掩鼻之譖鄭袖靖

譖服讒投蜂之謗尹吉甫妻小人在位讒口

君子退身憂心讒臣在中主人讒諛得志

投杼之疑讒言至三慈母偽言惑志聞流言

不信讒說殄行君子能絕驕人好好吠犬蕙

苾之謗馬援從南方婦載蕙苾及援死得罪人



之多言亦可畏也 讒人罔極交亂采葛懼讒

也萋斐成是貝錦厚誣 謗書一篋史甘茂曰樂羊攻中

山三年拔之樂羊反語功 胥動以浮言 傳香

背憎 緝緝扁扁謀欲譖言人之為言胡得焉官謗服

讒鬼掩謗興謗言乃止子常殺費無極內讒狐突謂申生曰雖盡

外敵猶蝎蝎木蟲謂從媒孽其短以一人毀去

官上召季布至無所受令歸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官臣云云上曰河東吾

股肱郡故召君分謗惡有所分分謗生民 子罕執扑

宋築城謳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役皇國父也邑中之黔實畏我心子罕也罕聞之親執扑以行

築者泆其不免者乃止 獻子徇囚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救

之至則已斬矣卻子使速 恥獨為君子也貴也

嗷柳宗元貶永州司馬詒蕭俛書曰讒語轉

僕以悅仇 不能自明又書自古賢人才士秉志

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樹婦翁者然賴

當世豪傑分明辯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為

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詆

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人之明已不可得也

所進兵皆鑿定秦字韋臯不與臯者詆所進兵

臣何在蜀知定秦者 連城白璧遭讒毀李白鞠

匠名也由是議息 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荆白玉樓青

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為刑足鬼 蠅君臣忽行路贈宋少停詔免王晬死李勉遷

所誣勉詢將吏曰上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  
諸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碎飛表上聞碎遂  
獲免知佞之讒讒忠沈顏讒國宰詔讒子胥而  
舊史知佞之讒讒忠吳滅趙高讒李斯而秦亡

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靳尚讒屈原而楚懷  
囚故曰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張

口沫舌文粹段成式毀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  
有張其所違嘔戚而憂之人不得而防羣邪沮

也豈雕刻機杼有淫巧乎言非有乎防羣邪沮  
謀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

玄忌公光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  
相趙憬公之引拔日升為同列以公排邪守正

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德宗之不亡顧不幸  
不勝十年罷政事陸贄贊

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拂然以  
猶弃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

之相濟也夫君子小人兩進邪諂得君則正

士危何可訾詩人斥譖人最甚投之豺虎有比  
邪陸贄贊

不置也如羣栖楚輩則然肆訐以示公結黨以  
也孔子所謂順非而譖者歟利出醜言坊小使

口覆邦家者歟寶羣劉栖楚贊出醜言坊小使  
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

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因誣寰出醜言送詔獄  
度見延英言信讒寶建德大將王伏寶數持兵

寰無辜乃釋信讒功略在諸帥上或讒其友建  
德殺之伏寶臨死呼曰我無奇詆數欲親用頗

罪王何信讒自刈左右手乎奇詆數欲親用頗  
為韋貫之奇詆為辨謗略唐次寶參數薦之參

偃蹇不得進為辨謗略唐次寶參數薦之參  
十年不遷韋臯鎮蜀表為副史德宗諭臯罷之

次身在遠久抑不得申以為古忠臣賢士罹讒  
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為辨

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王方我  
改夔州不以讒害良士尋相叛諸將疑恭且亂

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恭慄  
敢令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  
不然恭必叛寧肯後尋相者邪釋之引見卧內  
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曾中我終不以  
讒害下令求謗者崔善為累左丞用清察稱諸  
良士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偃嘲曰

曲如鈞例封侯欲沮罷所任帝聞勉之曰昔齊  
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闇不察至滅其家  
朕雖不德幸免是因正直為佞人憎皇甫無逸  
下令求謗者諉乃止有告無逸

交通蕭銑者時無逸與行臺僕射竇璡不協因  
表自陳并上璡罪有詔劉世龍温彦博按之無  
狀遂斬告者而黜璡及還帝勞曰比多謗毀短  
毀但以正直為佞人憎爾無逸頓首謝魏徵上

百為魏徵亡帝恩不已登凌烟閣觀畫  
像賦詩悼痛聞者媚之毀短百為魏徵上  
疏曰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  
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

為臧否使讒佞又疏隋煬帝外示威  
德行守道疏間讒邪者進重內行險忌讒邪者

進忠正勿令讒毀者害長孫無忌二十三年帝  
者退疾甚翌日與遂良曰我  
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厚謗醜言韓瑗褚遂良  
政勿令讒毀者害之貶潭州都督

明年瑗上言遂良遭厚謗醜被讒謝病李百藥  
言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銳開皇初  
授太子通事舍人不願知狄仁傑武后謂曰卿  
被讒輒謝病去汝南有謗卿者欲

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賞皆讒慝  
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謗者乃不願知賞皆讒慝  
辛替否上疏曰國家不受讒言褚遂良帝曰朕  
所愛者賞賞皆讒慝行有三二斥遠

羣小不契苾何力或讒之帝曰何力入延陀如  
受讒言契苾何力涸魚得水其脫必處帝曰若  
人心如鐵石李昭德武承嗣已王不宜典機  
殆不肯我昭德諫承嗣已王不宜典機

衡以惑眾庶且父子猶相篡奪况姑姪乎后乃  
罷承嗣為太子少保承嗣恨昭德諫承嗣已王不宜典機  
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激切魏徵奏人臣上書不  
我勞非而所知也代激切魏徵奏人臣上書不

激切即被飛謫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近訕謫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為

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謫是宜責也得入其誓則天皇武

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不自勝帝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媚以讒下遷宗室

今又爾邪由是昭儀得入其誓威名稜然武承嗣等忌中傷隱太子建成秦王

之以讒下遷施州刺史妃緩因得中傷之為建成游說曰陛下春秋高

當自娛秦王輒悲泣正為嗔忌妄屬耳陛下萬歲後王得志妄屬無遺類東宮慈愛必能全為

養乃皆悲不自勝帝惻然遂無易太子意為

姦臣所擠段秀實晚節偃蹇為專情警色李實

為讒短遷斥者甚眾專情警色見顏間詆切時政李宗閔與牛僧

宰相李吉甫惡之讒短百緒陸贄與裴延齡姦倖得君

子賓客能贊延齡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中州別駕

避謫負所學皇它卹平既放荒遠嘗闔戶人不

識其面又避謫以讒倖逐陸贄贄德宗在危難

不著書同上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弃梗至延齡輩訕短

則寵任盤石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時政張鷟多口語

時政張鷟多口語巧文詆毀張說宇文融恚恨

祠禱說既罷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讒焰少衰

念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李德裕王璠入為左丞與李漢共譖德裕嘗賂

仲陽導王為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等質之涯璠漢三人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

臣不宜有此讒焰少衰遂貶德裕為太子賓客要近譖短李峴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

待之以誠糾之以德崔羣帝嘗語宰相聽受之

前世事為辯論略以自警鑒其要云何羣對無  
情曲直辯之至易有情則欺為難審也故孔子  
有衆惡譖潤膚受之說以其難辯也若陛下擇  
賢而任待之以誠糾之以德則人自歸正而不  
敢以欺帝**疾讒**韋處厚李逢吉得柄讒李紳逐  
避其言為端州司馬其黨劉栖楚等欲  
致紳必死處厚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猶有  
餘辜人情危駭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比古  
人疾讒之深**日肆讒**基宰相崔羣王涯請授它  
也紳由是免**日肆讒**基宰相崔羣王涯請授它  
官不聽使中人宣授馮宿怨執政不與已乃日  
肆讒基與皇甫鎛相附離多中傷正人君子  
**陸康**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陸贄裴宏執忠於  
展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偓曰  
孰為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渙偓曰設衰如是  
是亦不足責陛下反正康素不知謀忽聞兵起  
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為不善乃  
讒言也**指馬獻蒲先害忠良**蘇安恒魏元忠為  
帝遂悟

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易之兄弟無功德但以  
馮附不閱數暮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先害忠良  
**張嘉貞**遷中書令帝數幸東都洛陽主簿王鈞  
者為嘉貞繕第會以賊聞有詔杖之朝  
堂嘉貞畏鱗染促**離結百計**郭子儀代宗立程  
有司速斃以滅言**離結百計**元振自謂於帝有  
功忌宿將難制離結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為  
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畫哀肅宗所賜詔  
數千餘**飛語**楊炎開元時蕭嵩嘗度曲江南欲  
篇上之**飛語**立私廟以為天子臨幸處乃止後  
炎復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土氣故炎取之帝  
聞震怒會獄具詔三司同覆馭崖州司馬同上  
**張滂**班宏寶參又以江淮兩稅置巡院官今宏  
張滂共擇張滂欲得簿最宏不與滂奏有  
詔分掌宏見宰相辭曰宏主漕歲得江淮米五  
十萬斛前年至七十萬今職移於人敢請罪滂  
在側讒曰公所言非也朝廷不奪公職乃公喪  
官緝縱姦吏自取咎爾凡為度支使不一歲家  
輒鉅億僮馬產第侈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  
上既知之故令滂分掌令公無乃歸怨上乎宏

不谷於是其言虛誣顏真卿元載多引私黨畏

移病歸論事先皆白長官白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三

疏曰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極之其言不誣

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能省察密言晟不可久持

為使衆人為陛下不能省察密言晟不可久持

兵而陰不與也密言晟不可久持密言晟不可久持

佐李抱真經略西北俾言譖煩碎非廟器柳玘昭

立功以間晟帝惑其言譖煩碎非廟器宗欲倚

以相中官譖玘煩為所譖短楊於陵拜中書舍

碎非廟器乃止為所譖短人時京兆李實持

恩暴橫於陵與所善許孟容不為飛語聞京師

離附為所譖短徒秘書少監為飛語聞京師

出為嶺南節度使監軍許遂振者悍戾貪肆憚

於陵不敢撓以私則為飛語聞京師為飛語聞京師

無惑有被譖擊獄顏春卿調犀浦主簿長史陸

詔罷歸被譖繫獄為機造為醜辭鄭網遷門下侍

長史被譖繫獄為機造為醜辭郎始盧從愿陰

欄賦自託題遠出之造為醜辭郎始盧從愿陰

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路從史辭路乏糧請留

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網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

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絳曰誠如是罪當族

然誰以聞陛下者帝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細任

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

吉甫勢軋內忌造為醜辭造為醜辭郎始盧從愿陰

其言虛誣

密言晟不可久持

非廟器

為飛語聞京師

被譖擊獄

造為醜辭

受詢與人

陽讒陰謗

讒口亂

善人

善人唐次元和辨詢略序正言勝則為忠為讒

或惑珠豈止鵜鳩彫卉意或珠周公之聖不

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

陸宣公奏議大抵

誦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

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

誣莫辨 秦鏡破膽 元植戒風俗文苟非秦鏡

肉腰刀 李林甫嫉賢妬能潛行讒毀多 李義府

號曰人猫 本傳 笑中有刀 同上 多田翁 宇文融為括

毀不附已者奏言從愿田園數百 聖慮先辨謗

何由興 辨謗略序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

帝聞果不喜呼從愿為多田翁 聖慮先辨謗

謗之事迹叙瑕璽之本末紀誦詠之淺深編次

指名勒成十卷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

由 宦豎切齒 房瑄宋中錫為讒所死宦豎切齒

與衆治之天 猜譖遠行 魏徵贊君臣之際固不

下重其賢 猜譖遠行 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

之睿身沒未幾猜譖遠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

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以佞

邪之亂忠也 浩浩者易污 嶢嶢者難全 同 姦人

久猶不免 排恨幾不免 張說贊中為姦人排恨幾不 黃金

消衆口白璧竟難投 李白送 賢聖遇讒慝不免

人君疑 天風拔大木禾黍 二桃殺三士 詎假劍

如霜 衆女妬蛾眉雙花 辯讒貴於明 恕 明者在

跡恕者在求之以情陸 竹籠沉京口 南唐徐融

贊奏議論所宣事狀 竹籠沉京口 夜宿金山

詩淮船分蟻點江岸聚蠅聲烈烈性嚴 不附者

忌宋齊丘諧之竹籠沉京口南唐近事 不附者

潛被瘡痍 牛年日曆李逢吉惡其為人牛僧孺

言又惡裴度之功曾進曹馬傳以謀陷害虞卿

又結李宗閔之門人盡驅之牛門此外有不附

者潜被瘡痛遭之者謂之陰毒傷寒京口語曰  
太牢筆少牢口東西南北何處走六牢僧孺少  
牢虞禍階初負謫杜詩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

似錦言應巧如絃數易欺元稹詆訕盈朝萋萋

成市柳宗元上裴相書廣略初定異世道難於

劍讒言巧似簧元稹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

以照茲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

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李德裕窮愁志

涸魚得水其脫必遽契苾何力被執也或讒之

得水其脫必遽帝曰不然若人心如鐵石殆不

禮持節許延陀尚主有喙有耳相郵傳作醜語

柳子蜀之寶貨皆入崇韜唐臣郭崇韜莊宗聞破

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李從襲等共誣之

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疋兵

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

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

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

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

証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

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后教彥珪

矯詔魏王殺之朋讒奇中桓彥範傳是時武三思以遷

黜辱

白辱在泥塗絳城下之盟恥辱雖死不辱宋

公斬之宋南宮長萬為魯獲宋人請之宋公斬

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



矣萬疾之遂殺公注戲而相愧曰斬廷辱辱莫大焉恥辱辱

以激之蘇秦貴達張儀誦之秦坐之堂下食以

恥辱以激之儀大恨乃之秦蘇秦密使人持金

食以莖豆范睢大具請賓客使坐須賈於堂下

下韓信被淮陰少年辱之曰能死刺我不能出

困辱為榮史呂知足不辱子老壽則多辱莊孔小

兒所辱高銖徒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愨慍

目為耐吾老不能退為小兒所辱耐辱居士司空

辱居士裴坦令狐綯薦為知制誥而省吏貽駭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

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貽至加粹

辱裴潏遷左補闕於是兩河用兵憲宗任官人

使者過至加粹辱宰相李吉甫奏罷婦人過忤

更使外辱乎玄宗貴妃楊氏復得譴還外弟國

忤當死然可惜宮中一席廣為癡物辱九卿五

盧程有假驢夫於程者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

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擎據案決事視圈

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邪圈不對而去夜馳

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以事凌

辱慕容彥超杜仲威反於魏高祖以彥超為副

泣以屎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

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誦行摧折氣愈下愈韓

周謝過行周意稍解五代史漢臣蘇逢吉嘗從

懷數使酒辱周太祖于軍中高祖征鄴數使酒

辱周太祖于軍中唐儉為劉

太祖恨之五代史武周所擒

武周敗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王帝嘉儉身幽辱不忘朝廷詔復舊官

羞恥四

曰苞羞 或承之羞 君子有恥有其位無其

其行君若撻于市愧恥不恥不仁小不以人之

所不能者愧人 勝而無恥 恥過作非 恭

近於禮遠恥辱也 一慙之不忍終身慙之

知恥近乎勇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不恥惡衣

惡食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卑陬失色莊子言

赧然流汗會稽之恥范三敗之辱曹沫宿恥刷恥

並漢書趙惠伯殞嚴郢揚炎之罷盧杞引郢為

河中觀察使趙惠伯下獄楚掠慘棘輟成其罪

卒逐炎崖州惠伯貴州天下以郢挾宰相執仇

為不直然杞用郢敗炎內忌郢才因按蔡廷玉

事殺御史鄭詹出郢為貴州刺史道逢樞殞問

之或曰趙惠伯之殞蓋張流汗闕立本初太宗

郢內慙忽忽歲餘卒與侍臣泛舟春

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召立本侔狀閣外傳呼

畫師闔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

吮丹粉望坐沙陀贊熟視帝劫遷面

者羞悵流汗縮頸羞汗縮頸羞汗不亦鄙乎

頸發赤抑首吐氣盧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

面頸發赤抑首吐氣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

一語以對之韓文孔君誌慙顏如甲進士王

光遠干

索豪權無厭或遭笞辱亦不愧恥時人語覘歌

曰光遠慙顏厚如千重鐵甲也天寶遺事

姬命飾粧使詳視柳棠應進士舉時嚴舍人重

之墻頭何人也曰柳生也遽使姬者飾粧使視

恐墻上遠見不甚分明請細觀矚棠深大慙而

去雲溪友議韓信羞將絳灌比李爾衡取逐屠沽兒感

然汗出以慙韓文或面窮詰無不羞汗

厚顏懷愧柳宗元送苑論序余不

矣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韓文博士紛汨非病

士所宜裴耀卿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曰

唱接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

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然慙媿生於中顏變

紛汨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慙

於外韓文淫汗靦然武三思二張方蒸蠱三思痛

為王子晉後身引公卿歌咏縮縮媿沮

縮縮媿沮美羞媿以手掩面

騎常侍盧損册封和閩王損至和稱疾不見遣

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僮甚

盛宅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

之曰鳳閣舍人何偃下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

面而走和還無所答痛心疾首思刷厥恥

羞縮待之如初則天皇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

怒因是召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

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

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

悔恨

**自悔而不及** 雖悔可追 往者不可諫 食

已伍貞曰不滅越後雖悔之不可消 動而有悔 悔

自動而生魏其侯灌夫恨 孔自恨死段秀實初

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

也農往訴秀實署牒免之令謨怒召農責曰我

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庭

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

已馬以代償准西將尹少榮罵令謨曰汝誠人

乎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

之不耻令謨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見段公一

夕自推坐悵恨彈指流血敬暉三思濁亂暉每

恨死張嘉貞遷中書令出為幽州刺史詭

與尋及街悔代其處嘉貞街悔謂人曰中書令幸

二貞何勸朱泚入朝蔡廷玉勸朱泚入朝泚將

相迫邪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無

撓辭泚不忍殺囚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

玉曰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復繫滿

歲忿恨薛逢初與彭城劉瑒交瑒文辭出逢數

忿扼腕全悵恨李 縮氣高悵恨 黃土覆面無恨九原

元積謝表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

再聞京城鐘鼓之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原

臣無任自恨自慙 忠正負冤恨杜甫 恨悵崔元

攀戀聖慈之至 儀使御史彈治及宰相以二人進元略果得之

威虐

**自北風刺虐也** 為威虐 滅德作威 依勢作威

衛國並 依勢作威

敷虐於百姓 罹其凶害 虐我則讎 播

戎毒于遠邇戎犬也 敢行暴虐 殘害于爾萬姓

流毒下國 謂暴無傷 毒痛四海痛病也 結

怨于人 洪惟作威 暴殄天物 害虐蒸民

其虐滋甚 將戕于予我殘殺也 唯戮是聞以人

為土芥 視人如讎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

謂之暴 政暴刑肅俗弊 苛政猛於虎 虐使其人 忍人疵

國 威克厥愛 以戕害為藝 是樂殺人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 亂罰無罪殺戮無辜 哀矜 庶戮之

不辜 報虐以威言誅其虐 脯醢紂脯鬼侯 焚炙良忠

剗剔孕婦 斲朝涉之脛 剖賢人之心 暴政淫刑

荒民散 塗炭土芥 賊賢害人 暴內內國中 糾

暴周禮以國刑糾暴 虐用其人 怨毒之氣懣烈之聲 孔殘

忍為政李實吏乞貸毫釐輒死按之無罪者猥

取通州長史市人爭懷瓦 姦邪苛刻皇甫鑄裴

石邀劫之實懼夜遁去 小忤已不得死地不止盧

狙害隱毒李希烈反把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

揆有雅望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洧以徐

州降有所經略使人誤先白鎡把怒沮解之不

使有功其狙害隱毒天下無 忍於傷殘陸贄傳

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

此所謂 **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 則天皇后武氏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 **姦臣肆虐** 義方擢侍御史不再旬會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問計於母即上言今陛下撫萬方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逃罰况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

**恐懼**

**白齋咨涕洟** 夕惕若厲 困于艱碗 涉于

**春冰**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若蹈虎尾 憂

**心如醉** 如醒 心之憂矣 知我者謂我心憂 隱

**憂** 憂心悄悄 惓于羣小 如鷺之巢幕 危懼也 內省不

**疚何憂何懼** 子畏於匡 君子有三畏 有

**威可畏** 亦可畏也 不足畏也 惴惴其慄 魏勃股

**戰** 則志不懾 好貧賤禮 吁可畏也 搶攘 不安 惴

**恐** 使民戰慄 **孔** 為危惴可憐者 蘇味道證聖元年與張錫

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惴可憐者武后聞之放錫嶺南纔降味道 **惴惴** 李訓天子傾意宦官 **雖盛寒必**

集州刺史 **流汗** 安祿山李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

與王錡偕錡亦位大夫林甫見錡錡趨拜卑約 **流汗** 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

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 **朝廷重足** 許敬宗朝廷

每見雖甚寒必流汗 **朝廷重足** 重足敬宗朝廷

寵熾灼當 **劉總比年上書請覲** 使問行期乃不

意造至范陽為開示禍福摠  
懼矍然若兵加於頸温造  
百僚謁事畏惕未

嘗敢及以私厚韋處輔政須大怖乃得玄宗時有

頗言人貴賤壽夭鳳謂呂裡曰君且輔政須大  
怖乃得謹責驛史榜之史突入射諶兩矢幾中

走而免明毛髮為森豎李德裕宣宗即位德裕

右曰自行事近我者非太懼形于色五代趙瑩

尉耶每顧我毛髮為森豎李德裕宣宗即位德裕

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于  
色勸高祖毋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

聞人足聲輒悸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聞人  
足聲輒悸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聞人

動至于敗雖冬月未嘗不流汗桑維翰狀兒既

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張彥澤以驍  
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五代史

為國家深可畏者六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

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大象變

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

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人遷

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

毀譽亂真深可畏真言不聞深可畏也識

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五代史明宗本紀芒刺

在背崔日用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

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李密傳

白愚人老子曰我愚人下愚與下愚不移古之

愚也直今之愚也詐無惠傳曰周子有兄無

智者詐愚如愚吾與回言終蠢而愚夏尚忠

敝愚夫婦其愚不可及好仁不好學其敝也

愚 詩之失愚 一得愚者千慮 高柴見非於

孔門子曰柴也愚 王陵獲稱於漢氏漢高祖曰 愚者

闇於成事 三赦周禮三赦三曰 愚而好自用

禮 陳大夫齧壯而頑 愚谷愚公移山之谷 善畏月孫

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消蜀良其人愚善畏月

明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仰見其髮以為伏魅

踏而走氣 昧者不知 詩曰哲人之愚佯愚也 蔽

蒙之人莊子 被髮童子日月照之則行莊子 童子何

知 比頑童書 我愚人也不知義之所適禮之

甚乎無 宋人有守株之愚 刻舟膠柱趙大夫也

陽為愚安祿山時宰相李林甫憐儒臣以戰功

進尊寵問已乃請顯用蕃將故帝寵祿

山益牛羣議不能軋卒亂天下林甫 陸贄上書

啓之也祿山陽為愚不敏蓋其姦

曰 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

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

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

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

效忠 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宜者宜邇伏者

薄 對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 顏子終

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柳

剛正者謂愚唐史韓 愚不可教昭父廷芬能辭

章生五女皆警惠善屬文廷 顯器蒙愚不知所

芬男獨愚不可教為民終身 顯器蒙愚不知所

如柳宗元谷問僕乃單膚撒草離疏空虛竊聽

舌而與 愚者果於自用柳懲咎賦愚者果於是

之俱 愚者果於自用用兮惟懼夫誠之不

一



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

而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周臣傳

徹萬微愆甚公王羞不與同

課愚對聖

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可得已

外

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已

外

愚而內敏

妻師德外愚而內敏表晦而裏明出朝野魚載

妖訛

白偽言難信何必徵辭

宜所

國時有恐妖

訛相

執左道以亂政

左道

假鬼神以疑衆

時日

疑衆

熒惑於人

言經管

宜遵國禁

無俾

以浮言

于衆

講張為幻

講張詐

術惑蠱虛

去邪勿疑除惡務本

亂常速戾既

叶前言則非左道

姦之大者

妖由人興

各將

造言之刑

亂人之刑

周禮八刑糾萬人

誰執

也亂人之刑注造言造作訛言惑衆

辨惑知防

亦祗以異

驚俗

他能

無妄

狹邪

人

無覺焉

自妖

人棄常則妖興

氣酸

人之所忌

之行非正法

動以浮言

不得中行寧

非左道

左道雖則非妖

政先去惑

人

知苟於衆而可疑

去邪除惡

作偽

飾辭

勿聽

思匪無邪

辭雖微於捕影

難

麗刑謀則不臧言非孔化為男子崔義玄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

子陳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隣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胤妄言碩真

自天還化為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相笑惑用是能幻眾自稱文佳皇帝以叔胤為僕射破睦州

攻歙殘之分遣其黨圍治丹剔小兒肝心楊虞

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為帝治丹剔小兒肝心卿大

用之民相驚高護兒曹帝不悅注亦內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即約李蛇虎導軍薛季昶擢給

訓奏言語出虞卿家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為河北道按察使季昶

導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為河北道按察使季昶馳至軍斬味虛

以聞威震北方以左道惑眾表為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眾謀作亂事覺誣引屯將金頭

規緩死眾兇懼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王李匡威雷深州遣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

時京師數寇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云竄馮詭惑說妖祥李邕中宗立鄭普思以

山谷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籍籍皆言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

託神詭眾董昌託神以詭眾始立生祠刻香木勝侍別帳百倡鼓吹於前屬兵列護門所屬州

為土馬獻祠下列牲牢祈請或給言土馬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訛言韓朝宗始開元末海

有享我者我必醉訛言內無事訛言兵當與衣冠潛為避世計朝宗廬終南山為長安尉霍

仙奇所發玄宗怒使侍御史王鉞訊之與吳興別非衣小兒裴度寶曆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

駕腹天上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其腹六民間以為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

同權輿乃言度名應圖識第據岡原不召而狹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而狹

母鬼五行志咸通十四年秋成都訛言有狹母鬼夜入人家民皆恐夜則聚坐或曰某家

東

見鬼眼晃然如去君著黃黃巢贊廣明元年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

君而著黃明黃且代右廂天子僖宗時問巷闔者激怒言任見

唐也嗚呼其言妖與武后時民飲酒謳歌曲曲遍繁

五行志族鹽終而不盡者謂之族鹽曲遍繁

聲謂之入破五行志天寶後樂曲亦多以邊地

遍繁聲皆謂之入破又有胡旋舞本出康居築

以旋轉便捷為巧時又尚之破者蓋破碎云築

臺以候玉女李軌有胡巫妾曰上帝將遣玉女

靡損祝宗祈死曰愛我者惟呪我使有咀有呪日宋

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祝宗祈死曰愛我者惟呪我使有咀有呪日宋

### 呪詛

**白厥口呪詛**言怨也三物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私呪我范文

國區區有詛有損晏子者祝有益也詛亦有

之詛鄭莊公使卒出豸行出犬雞以

政刑矣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夫婦皆詛左傳

善祝與下呪誓秦瓊後歸王世充與程璦金

乃巫姬非致龍起雨西域天竺國信盟誓傳向

殿哭劉崇望李璣言崇望為宰相使親吏日夕

門崇魯向殿哭厭禁呪莫不有五代王建及莊

詛天祚殆人之妖禁呪莫不有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

於吐火禁呪莫不有詛師毒口牙飛韓愈謹

瘡鬼呪禁教以博士大醫署四日呪禁師皆教

唐史百告以厭詛徐有功竇考謀妻龐為其奴

官志怖以妖崇教為夜解因告以

厭詛給事中  
薛季昶鞠之

**淫亂**

淫溺  
自戒附

淫奔

姦

**白內作色荒**

朋淫于家

妻妾亂也

**冒色**

商王受沉酒冒色言

貪色

**淫風**

時謂淫風

**汗行**

管子曰桓公云寡人有所行不幸而好色

也。姑姊妹有不嫁者管仲曰惡則惡然非其惡

**荒腆于酒**

腆厚

**淫風流**

行雖有七子之母

**宣淫**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

以戲於朝洩治諫曰公卿宣淫人無効焉

**淫破義**

傳

**貪色為淫**

**禮無縱欲**

禍淫

**無別無義**

禽獸之道

**漁色**

諸侯不下渙色謂娶

國中

**防淫**

禮者所防淫

**遠色**

君子遠色

**易色**

賢賢鳥

**獸行**

周禮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

**父子聚鹿**

禮謂禽獸無別綴淫者

所以防民

**淫溺**

**大欲**

飲食男女人大欲存焉

**戒之在色**

血氣未定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

曰不可為也是謂近女色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

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君今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之所生

也。在周易女惑男謂之蠱也

**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

則必有禍

**禮曰民猶以色厚於德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

**好內**

齊桓公

**寧思易色之賢**

但慕治容

之

**淫**

**蝮棘刺犇也**

淫犇之恥

**相犇**

男女不齒待禮而

相。既汗貞信之教

宜科淫

**有女懷春**

吉士自獻

其身

**桑中**

衛之男女相犇至於世族在位相切妻妾期我於桑中要我乎上官

中葦之言不可道也謂內淫 犇誘遂相 桑中之

喜巫臣聘夏姬以犇楚申叔曰夫 以懲淫慝

棄位而姣穆公曰棄位而姣我 淫泆 擲果潘

竊香韓壽賈充 文君之犇長卿 既奸人紀難

國男女有別室家 犇則為妾 始因怨曠之思

遂及淫 芍藥之歌既以身 鳳皇之曲不待禮 仲

春不禁周禮仲春令男女於時 泉丘之女泉丘

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之 無夫家詩序

其僚從之盟曰無相弃也左傳 夷狄昏禮烏桓嫁娶則

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

謀詩氓 奸犯禮為奸 在內為奸 挑鄰女

而投梭折齒引美人而 淫犇折齒謝鯤字 淫犇

之女肆心疆暴之 無展季之貞有宋朝 沐貞信

之教心尚 速淫泆之辜法宜 將懲奸慝請正 既

亂人紀宜展 去惡宜絕其本根節辭勿聽 陽侯

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饗廢夫人之禮 目逆

而送之華父督見 拊楹而歌齊莊公通 不能自

還原涉曰寡婦欲慕宋伯姬不幸一為盜 亂族

禮以此防民猶 疆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詩蒙

衣齊慶克通於聲孟氏蒙衣乘 陰訟周禮男女

輦而入蒙衣謂著婦人衣

聽於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於士淫僻之

注陰訟爭中葺之事勝國亡國之社

罪禮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

節揚秉之不惑秉字叔節言我有三誨淫之

容易曰治伐性之斧皓齒蛾眉道貴寡欲天惟

晉侯惑蠱而身喪靈公宣淫淫為大罰 淫破

義 防淫君子刑遠色易色 戒之在色 不

腆于色 不淫其色 可無懲乎 以禮自閑

惟王不邇聲色 以禮制心 三代之亡皆

是物也言皆致女之戒羅氏致鹿與女以戒諸

國也禮孔家人穢夫爭候門下上官昭容名婉

職皆聽出外不可止婉兒與近嬖高陽公主遺

至皆管外宅表人穢夫爭候門下高陽公主

愛尚高陽公主王稍失愛意快快與浮淫蠱顯

屠辨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淫蠱顯

行道為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益畏

宣淫於外崔湜附託昭容上官紀處訥妻武三

之妙縱使通三氏數與宣淫於外調笑嬉褻陸長源徙宣武判官

思由是款昵郭英又徒寧家於成都而淫其

家調笑嬉褻長郭英又徒寧家於成都而淫其

源輒裁正之郭英又徒寧家於成都而淫其

妾曹芬寶參遷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閨薄汗慢

弟重辟眾請侯免喪參曰父由子死閨薄汗慢

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閨薄汗慢

陳叔達後閨薄汗慢為有宣淫不止京師見羣

司露効帝以名臣為護掩宣淫不止京師見羣

女弟致贈遺於時號國新調笑施施若禽獸然

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調笑施施若禽獸然

號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趣號  
國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  
騎相調笑施施若禽獸然悅神亭前蜀王衍作  
不以爲羞道路爲取駭

狎客婦人日宮中戲五代毛璋在華州得魏王  
夜酣飲其中繼岌餘貲既富而驕益爲淫戲唐

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淫戲唐

劉銀官者龔澄樞等既專政銀乃與出入民家

南唐劉玢襲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  
女以爲樂或衣墨練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

號國素與國忠亂不恥每入謁竝驅道中從監

侍姆白餘騎炬密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帷障時

與武三思升御床博戲中宗廢后約一朝見天日

不相制至是與武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典  
籌不爲忤三思諷羣臣上后號爲順天皇后

縱宮女出游皆淫犇不還明年正月望夜帝與

覽縱宮女出游皆淫奔不還同上

### 別嫌疑 十一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

不整冠詩古禮者所以決嫌疑禮爲人防君

子表微孝子不服闔闔中爲事好生禮曰內

外不通乞假男女非受不親非祭非喪不相

授器其相授則男授以筐無筐則皆坐奠之而

後取之奠置於地寡婦不夜哭掇蠶之疑尹吉甫

子伯馬援以薏苡興謗嫌疑之間誠先賢所

奇

慎吳祐字季英云云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禮曲

嫂叔不親授遠嫌**孔**意蕭傲嶺南海

穀紙傲救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

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

無意茲嫌不疑李靖贊曰若靖闔門稱疾畏遠

平傲曰善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

何以**善避嫌**長孫無忌善避嫌求不免疑嫌

尚茲於古人未有其比德棣二州已而

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

地不入或言武還先且增明日乃朝帝怒召學

士李絳議斥武絳言增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

不容先見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增明倚任

方駕尚不免疑嫌**進所賜詔救**郭子儀代宗立

以信處位之難云離毀百計因罷子儀副元

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

帥加實戶七百為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

盡哀肅宗所賜詔救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

朕不德詔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父母有疑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三

白孔六帖卷第九十三







